

# 浑身是戏

石磊

合肥张家真是阔气，一门数杰，星光熠熠。张家这一辈里，出各行各业的翘楚，近代史上都是不多见的。张家四姊妹元和、允和、兆和、充和，俊美与斯文，都是拔萃级别的，多少是一宗传奇。特别有意思的是张家四姊妹，个个能戏，大小姐嫁的就是昆剧传字辈的顾传玠，四个女孩子，从小在家陪伴唱曲演戏，玩得不亦乐乎。此种富贵华丽，张家四姊妹，真是绝响了。

陈雨春寒日，翻阅闲书，读到张家二小姐张允和的集子《曲终人不散》，内里一篇《七十年看戏记》，是允和小姐暮年75岁时写的回忆文字，真是好看。

允和小姐生于1911年，母亲陆英是个戏迷，童年乘凉时候，这位戏迷母亲，给孩子们低低唱过《黛玉悲秋》《杨八姐游春》，允和小姐到暮年，依然记忆犹新。后来张家搬到上海居住，母亲在戏园子里包有包厢，按季结账。身为一家之主、大家庭的CEO，母亲的日夜忙碌操心是可想而知的，自然不可能天天晚上去戏园子，只有逢到好戏，母亲才会去。平日里，母亲总是让保姆带着孩子们去看戏，允和小姐自陈，“我是这样坐在或是跪在保姆腿上看了六七年的戏，主要是京戏。”

这种童年启蒙式的艺术教育审美熏陶，我们中国人代代相承，是多么圆满、多么了不起。于钢琴考级弥漫吾国吾民之前，其实我们也有如此优秀的儿童美育系统，运转得春风化雨卓有成效。

元和小姐回忆，她最喜欢的，是气派非凡的大花脸，勾脸奇特，堪比加索马蒂斯，唱腔如洪钟澎湃，比《图兰朵》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些舞台上的生动夸张浓烈甘美，都是让孩子们兴奋不已的。元和小姐讲，“我最熟悉猛张飞和美髯公关羽，他们一出场我就认识他们。张飞的天真、妩媚、莽撞、粗野，都使人好笑而又爱煞人。大

花脸中最使人钦佩的是关公，关公对刘备和刘备一家，甚至于对他的敌人曹操都那么义气，都叫人钦佩。他的丹凤眼、卧蚕眉、大红脸，那一副威严、庄重、正义凛然的样子，实在令人肃然起敬。”

张飞的妩媚，是多么高级的美，小小孩童，于戏园子里，轻轻松松就刻骨铭心地懂得了。关云长的丹凤眼、卧蚕眉，又是一种多么洒然的老克勒，以及关于英雄男儿的一等忠义，这些美，这些人世间的价值观，一起种植在了幼龄孩童的心田里，这是何等成功的艺术教化。

允和小姐的文章里，还讲到，当年小小年纪，就偏爱看小生、小旦的戏，扭扭捏捏、哭哭笑笑的表演，对剧情并不十分了解。可是“私定终身后花园，落难公子中状元”的戏，深刻印在小脑子里，这个概念的植入，潜移默化地影响到允和小姐长大以后，立的心愿，是嫁人要选一个知识分子。果然，允和小姐恩爱一生的夫婿是周有光先生。

稍稍长大，张家姊妹们在家里自扮自演，生动可喜。从小看得多，好像并不是太难的事情。欧洲老派人家，也常见有自家子女，弄一个四重奏小乐队玩玩的，中西方殊途同归非常比翼。允和小姐特别提到姊妹们演戏，《三娘教子》，大姐元元和演三娘，二妹妹兆和演薛保，允和小姐演那个子，小东人，跪在地上，头上顶一根家法，父母长辈用来打孩子



鱼鸭图 (中国画) 庄艺岭

此生能在一个有梦的花园里工作是幸运的。尤其是，在夜深人静的皎月下，看着普绪赫女神双臂舒展，翩翩起舞。只有在作家协会大院值过夜班的人，才能享受此情此景。此时与女神独处，眸光中邪恶的马赛克荡然无存，耳边只有四位小天使吹起响彻天籁的号角，余音袅袅。

这么写，有点像梦。其实，巨鹿路675号就是这样一个造梦空间，也是一个梦和现实交错的空间。在这里，你会遇见阮玲玉，邂逅萧红，碰到德国的拉贝先生，撞见陈毅市长……

1949年5月，夏衍、于伶等由共产党领导的左翼作家脱去西装，穿上军装，站立在解放上海的华东野战军的军车上，进入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接收旧时代残留下来的各个文化机构。1953年11月华东作协在这里成立，夏衍被选为华东作协主席，并选出于伶、王统照、周而复、巴金等46人组成理事会。巨鹿路675号，这座由民族资本家居住过的花园，从此成了上海市作家协会的办公地。1953年1月巴金先生在此创办《文艺月报》，1979年后定名《上海文学》。1956年7月青年文学杂志《萌芽》创刊，1957年7月由巴金任主编的文学杂志《收获》创刊，1990年8月纪实文学杂志《海上文坛》创刊……从那个时刻起，这个花园一直为社会、为人民群众输送源源不断的精神文化产品，成为文艺青年的圆梦之地。

少年时，巨鹿路675号就是我梦中的文学殿堂。曾几何时，有人把这里比作“彼得

屁股的木板子，允和小姐说，通常家里演戏时候，是顶一根筷子，小东人跪在那里，讲，“娘啊，高高举起，轻轻落下。打在儿身，痛在娘心。娘啊！望母亲一下也不要打了。”真真娇滴滴的发嗲典范，化家暴于温存，温柔敦厚，美极美极。

允和小姐的母亲36岁就去世了，留下九位子女在人间，一个戏迷母亲给予子女的童年启蒙，是深沉和丰厚的。允和小姐讲，如果从五岁看戏开始算，到她写这篇文章的1982年，她看戏整整七十年。一辈子，浑身是戏的中国女子，有福了。

堡”，要我们“走出彼得堡”，但依然挡不住一个有梦的青年对“彼得堡”的美好向往。我第一次进入花园，见到的是刘海粟大师在大厅讲课，他低沉的常州喉音，至今还在会议厅的天花板环绕。想不到之后我也能坐在这里，仰头欣赏裱有奶油蛋糕花纹的穹顶。

## 普绪赫女神的造梦空间

王震坤

文学是电影之母，也是电影的摇篮，这个出产文学作品的花园注定会与电影交融。

我办公室的楼上是《收获》，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的原著《妻妾成群》就是在这里怀孕。最近很火的影视剧《繁花》是三楼《上海文学》的“爷叔”金宇澄，么事体写写白相相弄出来的。金“爷叔”滕一腔(最近)务正业，画画去了：他以花园主楼为背景画了很多马，弄得门厅、三楼办公室、大阳台一天世界。

我的办公室在二楼203室，看过电影《姨妈的后现代生活》后才发现，这里曾经拍过周润发、斯琴高娃的“床戏”，他们二人在二楼大阳台穿着戏服，你依我依，京剧道白，有板有眼，笑痛肚皮。有一年，法德中合拍的《拉贝日记》在花园里取景，陡然见到演威尔逊医生的黄金配角史蒂夫·布西密，这个以演电影《冰风暴》《空中监狱》、美剧《大西洋帝国》反派角色著称的明星总是不断挑战极恶

角色，总觉得那里可能就是邪恶的栖息地，让人过目不忘。

几年前看到一段珍贵视频，1980年初，央视和上视以及中国电影家协会上海分会在巨鹿路675号联合举行迎春晚会，这可能是央视历年不衰的“春晚”最早的雏形。赵丹、张瑞芳、秦怡、程之、高博、康泰、于飞、向梅、梁波罗等三十多位老中青电影演员齐聚一堂，连生病多年的“影帝”金焰在夫人秦怡的搀扶下也赶来参加，盛况空前。表演场地正是作协的大厅和西厅，刚出道的年轻演员陈冲、龚雪略显羞涩，和大家一起包饺子，表演节目。那时电视摄像机只有一个机位，电视画面今天看起来相当简陋朴素。这一年的“春晚”虽然简朴，但那是一个大地微微暖气吹，文化艺术的春天呵！

花园的西面，也就是普绪赫女神的左边，有一棵巨大的雪松，高度差不多要越过三楼。这座由匈牙利建筑师鄂达克设计的爱神花园自1931年落成以来，这棵雪松一直郁郁葱葱，昂首挺立。2005年夏天某日，狂风大作，一声炸雷，大树轰然倒下……不久，10月17日，文学巨擘巴金溘然长逝。

冬去春来，普绪赫花园罗马柱上的爬山虎红了又绿，绿了又红。彩绘玻璃窗旁的木香花开了又谢，谢了又开。唯一不变的是普绪赫低垂的眼睑，如梦如幻的笑靥。我常牵记普绪赫那截在非常年代受伤的小手指，她康复如初了吗？等到春暖花开，夏日来临，我要去看望普绪赫女神，再度一个仲夏夜之梦。



## “安藤樱的苦恼”

徐丽遐

忍不住感叹，对有些女性而言，山口百惠的选择简直成为了“山口百惠的诅咒”。

同样是在日本，多年来，更多的女性选择事业和家庭兼顾，不再追随山口百惠的道路选择，她们过得好吗？山口百惠隐退四十多年以后的2023年，凭借《小偷家族》里的精湛表演获得世界范围瞩目的女演员安藤樱，在一次颁奖典礼上发表获奖感言时，表达了自己事业和育儿两者之间无法平衡的苦恼。

在美国，一位经济学家终生研究女性劳动力，成为母亲的职业女性长期是她关注的议题，她的名字叫克劳迪娅·戈尔丁，2023年10月9日，她迎来了事业上的高光时刻——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她，获奖理由为表彰其“推进了我们对女性劳动力市场结果的理解”。在她的著作《事业还是家庭？女性追求平等的百年旅程》中，克劳迪娅·戈尔丁利用200多年的数据来展示——虽然历史上男女之间的薪酬差距可以用教育和职业选择的差异来解释，但当今社会，这种差距主要存在于从事同一职业的男性 and 女性之间，而且随着第一个孩子的出生而出现。对成为母亲的女性劳动力的关注，是她研究的重要内容。在经济学界，探讨性别、妇女的公平问题往往被认为是非主流议题，诺奖对克劳迪娅·戈尔丁的肯定，昭示相关议题的研究已经成为世界前沿理论和实践问题。

如何当妈是当今世界最受关注的话题之一，也是我与女友杨金鑫闲聊时她经常提起的话头，女性在男女平等的道路上依然处于弱势，同时又被常常被预设为家庭的照料者、育儿的担当者。当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能否不因性别、育儿的压力，为社会发展尽情贡献出她们的智慧，获得自我成长？如何构建一个“育儿友好”的社会，缓解低出生率的世界难题，让女性更有生育意愿且不必放弃梦想的追逐？我知道这都是她研究和研究的兴趣，而且她不止步于兴趣，带着鲜明的问题意识，在阅读大量的社会学、心理

学、教育学著作的基础上，经由自己的独立思考，她写了《我们现在怎样做母亲》这样一本书。

安藤樱在讲述自己的苦恼的时候也谈到，这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的确，育儿与家庭的平衡，需要整个社会大环境的不断优化和改善，路何其漫漫。从母亲自身来说，表达出自己的生命体验，做出相关的研究，引起全社会的思考和关注的同时，如何获得母亲这个角色的人生意义感，从哪些维度增进母亲的力量，是杨金鑫写作的初心和缘起。要大声地说出自己的苦恼，推动社会向“让每个人的生活都出彩”的方向去改变，但又不能止于说出苦恼，固步不前，因此，这本书从过往的研究中，挖掘相关的思想资源，叩问艺术作品中的想象性方案，寻找隐藏在复杂现实生活 and 具体生命体验中的，可以为母亲赋能的力量。

这是一本写给母亲的，书中提出了十种母亲身上本来就具有可能还未发现的力量、情力、表达力、软实力、自我赋能力……引领每位母亲都成为有力量、有温度的母亲；这又不是一本只写给母亲的，而是向所有女性敞开的书，更是向所有读者敞开的书，“母亲”是一个体现“关系”的角色，而每一个人都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在关系中保有自我与实现个体的成长，如何相互促进，从母亲的成长路径中，都会有启发和借鉴。

阅读中，我常常被书中的故事吸引，作者拆解了大量的影视剧、文学作品，欣赏全书浅近平易又很有味道的语言的同时，能够体会到其中透露出来的作者的哲思。行文用情，笔触谦逊。

去年早春时节的一个夜晚，她把初稿交到我手上。我有一丝惊讶，细想也在情理之中。惊讶在于，离开电视台，她进入影视行业，工作非常繁忙，能挤出时间写一本书，着实不易；情理之中在于，在当下这个纷扰时代，她是那种始终如一地关心精神生活的人，自觉地思考个体的生命处境，并且试图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的人，是对生活有想象力和冒险精神，并且步履不停地去探索、去耕耘的人。

小船驶过一个又一个港口，停歇，又出发……独自一人坐在开往宿舍楼的大巴车上，身边只有大大小小的行李为伴，我望着偌大的校园，期待、沉思、彷徨。

我从幼儿园到高中，离家都不过一公里。从前每学期报到拿完书，总会到学校对面的小店挑选一块钱一张的印着卡通图案的包书纸，再买上一份炸得金黄灿烂的薯条，兴高采烈地回家包书。我喜欢开学，因为在每学期的开始拿起新书的时候，就好像拿起了新的希望，每次我都暗暗发誓这学期一定要好好学习，重新开始。这一次，松开了奶奶饱经风霜的粗糙的手，离开了爷爷咯吱咯吱的自行车后座，与父母道一声再见，我到底是离开了熟悉的小镇，走到了陌生的路上。

“同学，你的宿舍在几号楼？”一声亲切的问候把我的思绪拉了回来，再

抬头，迎新的志愿者们已经拿起我的行李准备出发。领头的学姐一边用一只手扛着近两米的床垫，一边从我的手中又“抢”走了一件行李。我被簇拥在中间，一路上学姐们有说有笑，缓解了我的不安与焦虑，把我送到了

## 身份的转换

杨昕悦

宿舍楼下，又马不停蹄地迎接下一位新生的到来。我站在原地，突然意识到我甚至都没有看清学姐们的长相，也没有询问她们的名字，但是她们的行动温暖着我勇敢地走向接下来的大学生活。

于是，开学以后，我积极报名各种志愿者服务，也成为了学校志愿者队伍的一员。在学校110周年校庆之际，作为演员在舞台上大放光彩；在

学校运动会中为运动员们做好后勤保障，确保运动会的顺利进行……志愿者经历不仅充实了我的生活，更让我感受到了服务他人的快乐与满足。曾经的十多年时光我都在家人的庇护下长大，对成为独当一面的大人这件事逃避不愿面对，但是此刻，当我不仅仅是我自己，也可以是他人依靠的时候，我长大了。

又是一年开学季，我的身份从新生成为了迎新志愿者，收取资料帮助新生顺利入学。“学姐，8小区在哪里？”这一刻，我恍惚了，看到他们就好像看到了去年的我，对大学既期待又彷徨，但我明白，此时的我正带领着他们走出迷茫。

## 十日谈

开学以后 责编:殷健灵

新奇、忐忑、期待、坦然……不同的年龄有着不同的开学季。

